

江西詩派作品



選

黃庭堅
陳師道
潘大臨
謝逸
洪朋
洪羽
饒節
惠洪
祖可
徐俯
林敏修
洪炎
汪革
李錞
韓駒
李彭
晁冲之
謝薖
夏倪
王直方
權荷中
幾義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胡守仁 選 注
胡敦倫
江西人民出版社

江西詩派作品



(赣) 新登字第001号

书 名：江西诗派作品选

作 者：胡守仁 胡敦伦

出 版 行：江西人民出版社（南昌市新魏路）

经 销：江西省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南昌市印刷十二厂

开 本：850×1168mm 1/32

印 张：9.375

字 数：220千

版 次：1992年10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1000

定 价：5.70元

ISBN7—210—01047—5/G·58

邮政编码：330002 电报挂号：3652 电话：331044

前 言

诗发展至唐，已登上了一个高峰，成为诗的黄金时代。经五代而至宋，中间出现近百年萎靡不振的局面。即以宋初论，西崑体盛行一时，它是专尚艺术技巧而内容贫乏的形式主义文学。欧阳修、梅尧臣、苏舜钦同时并出，一洗西崑体绮靡纤巧的作风，诗歌走上了正轨。他们在接受唐诗传统的基础上呈现着自己的面貌，宋诗从此开端。至苏轼、黄庭坚，各以己意为诗，使宋诗独立于唐诗之外，与之媲美，后先辉映。苏黄诗具有不同的风格，晦斋《简斋诗集引》里转述陈与义的话说：

“东坡赋才也大，故解纵绳墨之外，而用之不穷；山谷措意也深，故游泳涵味之余，而索之益远。”但山谷的影响尤为深远，严羽《沧浪诗话》说是“法席盛行，海内称为江西诗派”。这是由于东坡才气横溢，挥洒自如，举重若轻，触处生春，非人力可致，故向他学诗的人不多。而山谷的诗全由学力，有轨迹可寻，加之他乐于以作诗方法教人，人亦愿从之学，故成就后生不少。后生们又产生影响，气味相同的作者更多了，于是吕本中有《江西诗社宗派图》之作。它以山谷为祖师，下列陈师道等二十五人。其影响并未就此完结，而仍然继续着。关于二十五人的姓名，在几种书中稍有出入，很难说哪一种书所列是属于吕本中原定的。我这个选本以赵彦卫《云麓漫抄》所列

名单为依据，而除去其中无诗的潘大观，诗绝少的江端本、杨符、林敏功，得二十一人，即陈师道、潘大临、谢逸、洪朋、洪刍、饶节、祖可、徐俯、林敏修、洪炎、汪革、李惇、韩驹、李彭、晁冲之、谢薖、夏倪、王直方、善权、高荷、吕本中，外增黄庭坚、惠洪、曾几、陈与义四人，共二十五人。

方回又有“一祖三宗”之说，强调山谷、后山、简斋在诗派中的重要地位。他说：“老杜之后有黄陈，又有简斋，又其次则吕居仁之活动，曾吉甫之清峭，凡五人焉。”（《藏板诗归》）五人之外，还有谢逸、惠洪、韩驹、晁冲之成就较高。这个选本中他们的作品选得较多，其他的人偏少，共得二百六十三首。

山谷诗的成就主要在艺术性方面，但思想性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缺乏现实内容，是形式主义甚至反现实主义的文学。他把孝悌忠信看作学问文章的根本，说要“养得醇厚，使根深蒂固，然后枝叶茂耳。”（《与洪甥驹父》）又为杨明叔指出，“文章者，道之器也；言者，行之枝叶也。”（《次韵杨明叔四首·序》）他最敬仰陶渊明，是因为渊明的人品高，故诗亦高，所以说：“棲其望诸葛，肮脏犹汉相。时无益州牧，指挥用诸将。平生本朝心，岁月阅江浪。空余诗语工，落笔九天上。”（《宿旧彭泽怀陶令》）可见所谓形式主义甚至反现实主义文学是臆说。山谷强调读书，也有两方面的用意，同时吸取思想与艺术的营养。在《与徐师川书》里说：“诗政欲如此作，其未至者，探经术未深，读老杜、李白、韩退之诗未熟耳。”这样的话他还有的是。但他于思想与艺术两者之间还是比较侧重后者。在反映现实方面，对于社会不合理现象，要以婉讽为主，不赞成“怒邻骂坐”。作者“与时乖逢”，“情之所不能堪”，因发之吟咏，使“闻者亦有所劝勉”（《书王知载胸山杂咏》）。

后》），足见他不是取消诗歌的批判作用，而是要注意表达方式，使听者容易接受，收到实效。在通过读书吸取艺术营养一点上，他提出“点铁成金”与“夺胎”、“换骨”的说法。不少人对此产生错误的理解，王若虚竟斥为“剽窃之黠”（《滹南诗话》）。现在几种通行的中国文学史也集矢于此。其实，山谷原意，质言之，就是推陈出新。他说：“学文章不可不知其曲折，但又不可守绳墨令俭陋。”（《跋唐道人编余草稿》）一方面要遵循文章的法度，向古人学习；另一方面又要于古人法度之外，有自己的创造。他最反对蹈袭古人，依样画葫芦，所以说：“楚宫细腰死，长安眉丰额。比来翰墨场，烂漫多此色。”（《寄晁元忠十首》其五）吕本中深知其意，提出所谓“活法”，即“规矩备具，而能出于规矩之外”，并指出“近世惟豫章黄公……毕精尽知，左规右矩，庶几至于变化不测”（《夏均父集序》）。又提出所谓“悟入”，“悟入必自工夫中来，非侥幸可得”，这也惟有“鲁直之于诗，盖尽此理”（《童蒙诗训》）。陈与义说得更为简要，“要必识苏黄之所不为，然后可以涉老杜之涯涘。”（晦斋《简斋诗集引》转述）这也就是袁枚所谓“山谷学杜而不类杜”的意思。山谷这个推陈出新的主张，为江西派诗人所继承，除上述吕本中、陈与义外，还有陈后山的“换骨”，韩驹与曾几的“参禅”，都是同一关捩子。所以后山说，作诗要有法有巧，“法在人，故必学，巧在己，故必悟。”（《后山丛谈》）子苍说，“学诗当如学参禅，未悟且遍参诸方。一朝悟罢正法眼，信手拈来皆成章。”（《赠赵伯鱼》）茶山说，“工部百世祖，涪翁一灯传。闲无用心处，参此如参禅。”（《东轩小室即事五首》其四）后山、子苍同吕本中一样都讲悟，而悟“以渐不以顿”，“在工夫勤惰间”，山谷说的“充之以博学”，道理与此相通。博学才能悟入，悟入之后，才能未尝似前人而卒与

之合，随心所欲不逾矩。至于其他江西派诗人，虽然没有议论及此，但基本上是以之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的。

山谷最推尊杜甫，诗亦学杜，这自有其渊源。他的父亲亚夫、外舅谢师厚，诗都是学杜的，山谷深受其薰陶。杜甫处在动乱的时代，又颠沛流离，出入乱兵间，亲眼所见，无非山河破碎，生灵涂炭，所以诗的现实性非常强。而山谷所处的时代，有一个清平的假象，他与社会现实又接触较少，这就局限了他的诗歌的思想内容，但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性。它反映了当时新旧党之争，并提出调停的意见：“人材包新旧，王度济宽猛。”（《次韵子由绩溪病起被召寄王定国》）“闲奸有要道，新旧随才收。”（《再作答徐天隐》）他在太和令任上，勤恤民隐，为赋盐下乡调查，写下“民病我亦病，呻吟达五更”（《己未过太湖僧寺，得宗汝为书寄山阴白酒长韵，寄答》）的诗句。他还站在自己民族的立场，为当时用兵讨伐吐蕃首领鬼章青宜结的叛乱取得胜利而欢呼：“汉家飞将用庙谋，复我匹夫匹妇仇。真戡折箠擒胡月，不是黄榆牧马秋。”（《和游景叔月报三捷》）

韩愈主张“陈言务去”、“词必己出”，山谷作诗，即奉此为圭臬。他说过“退之作文，无一字无来处”（《答洪驹父书》）的话。任渊指出，他的诗“一句一字有历古人六七作者”（《山谷诗集序》），但组合起来，表现了他自己特有的意义。他也欢喜用典，但往往赋予它新的内容。如：

爱酒醉魂在，能言机事疏。平生几两屐，身后五车书。物色看《王会》，勋劳在石渠。拔毛能济世，端为谢杨朱。（《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》）

“几两屐”系阮孚事，“五车书”系惠施事，山谷用之于猩猩，皆借人以咏物。杨万里称之为“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，最为妙法”（《诚斋诗话》）。王士禛也高度评价，说是“超脱而精

切，一字不可移易”（《分甘余话》）。又如：

春风春雨花经眼，江北江南水拍天。（《次元明韵寄子由》）

杨万里指出，“春风春雨”，“江北江南”，诗家常用，“花经眼”，出老杜《曲江》，“水拍天”，出退之《题临洮寺》，两相配合，俨如天造地设，妙手偶得。又如：

管城子无食肉相，孔方兄有绝交书。（《戏呈孔毅父》）

“管城子”出韩愈《毛颖传》，“食肉相”出《后汉书·班超传》，“孔方兄”出鲁褒《钱神论》，“绝交书”出嵇康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，两个词汇相结合，意思生新，警策之至。

韩愈作诗，运用古文笔法，山谷则往往把古文笔法用之于律诗。如：

今人常恨古人少，今得见之谁谓无？（《追和东坡题李亮功归来图》）

兀傲之气，溢于言表。又如：

青玻璃盆插千岑，湘江水清无古今。何处拭目穷表里，太平飞阁暂登临。（《太平寺慈氏阁》）

四句一气鼓荡，笔势奇纵。上例有拗有救，尚不大背正格。下例平仄完全不合，一、二句俱六平一仄，也不对，三、四句又失黏，真所谓不为律缚者。

律诗定型于沈佺期、宋之问，规矩很严，一点不能错乱。自杜甫创作拗体，规矩被打破了。杜甫的一百五十首七律中拗体约二十首，拗体诗中又有失黏与失对的。山谷的二百八十六首七律中拗体约四十首，其中失黏与失对的也不少，这都是有意学杜甫的。应该说，山谷诗的兀傲风格，主要表现在七律里，而他的七律多拗体，拗体与兀傲风格之间是有联系的。

方东树《昭昧詹言》说山谷诗于句上求远。我以为这主要表现在：一、比喻新奇。如：“此君倾盖如故旧，骨相奇怪清且

秀。程婴杵臼托孤难，伯夷叔齐采薇瘦。”（《寄题荣州祖元大师此君轩》）二、以物为人，即所谓拟人化。如：“春去不窺园，黄鹂颇三请。”（《次韵张询斋中晚春》）三、立意奇特。如：“能令汉家重九鼎，桐江波上一丝风。”四、句法特殊。如：“本心如日月，利欲食之既。”（《奉和文潜赠无咎，篇末多以见及，以“既见君子，云胡不喜”为韵》）“石吾甚爱之”（《题竹石牧牛》），“既”、“石”都另读，或在句尾，或在句首。如：“眼中故旧青常在”（《次韵清虚》），“春不能朱镜里颜”（《次韵柳通叟寄王文通》），把“青眼”、“朱颜”都拆开来用。五、对仗工巧。如：“谁谓石渠刘校尉，来依绛帐马荆州？”（《次韵马荆州》）两句作一句读，亦称流水对。如：“头白眼花行作吏，儿婚女嫁望还山。”（《次韵柳通叟寄王文通》）两句相对又当句对。

综合以上诸特点，形成山谷诗瘦硬生新的艺术风格，这是他所独有的，在中国诗歌史上写下新的一页。

陈后山诗学山谷，山谷本学杜，故他也学杜。他在《答秦觀书》里说：

仆于诗初无师法，然少好之，老而不厌，数以千计。及一见黄豫章，尽焚其稿而学焉。

他的门人魏衍也说他“见豫章黄公庭坚诗，爱不舍手，卒从其学”（《彭城先生集记》）。朱弁《风月堂诗话》又记载他与晁以道论诗，他说：“吾此一瓣香，须为山谷道人烧也。”足够表明后山诗渊源于山谷。

后山于诗苦心孤诣，山谷说他“闭门觅句”，他自己也有过“此生精力尽于诗”（《绝句》）的话。所以他的诗卓有成就，与山谷齐名，并称黄陈。山谷对他的诗赞不容口，说“今之诗人不能当也”（《答王子飞书》），“今之诗人无出陈师道”（《冷斋夜话》）。又经常叫后生们去向他求教：“试问求志君，文章

自有体。玄钥锁灵台，渠当为公启。”这是对秦觏说的，“公有意于学者，不可不往扫斯人之门”，这是对王子飞说的。

后山自认为“仆之诗，豫章之诗也”，从渊源说，这话是对的。但他又指出，山谷“学少陵而不为”，他自己也是学山谷而不为的。但这不是说，他的诗最后与山谷诗画若鸿沟，而是变化之中包含着山谷诗的影子。他的诗与杜甫诗的关系也是如此。

后山阅世较浅，只做了几任州教官，终于秘书省正字，所以他的诗内容不够广阔，反映现实的更寥寥无几，而且多是从侧面反映。熙宁、元丰年间起，政治上有新旧党之争。苏东坡属于旧党，受新党的排挤，几度贬谪。绍圣四年，由惠州徙儋州。在儋州时，后山为他写了一首《怀远》诗。前四句道：

海外三年谪，天涯万里行。生前只为累，身后更须名？

东坡因有大名招忌，坐致窜逐。后山对他之为名所累，表示惋惜和同情，而对新党的憎恨自在不言中，党争的激烈也就从侧面反映了出来。

后山家境清贫，无力赡养妻子，把他们寄居外家，也无甘旨奉其老母。他说：“某羈孤百出，度越半生。方寄食于游从，期转死于沟壑。母子不保，更怀喜惧之私；夫妇相望，限以河山之阻。”窘迫至此，可谓惨极。《送内》云：

麀豨顾其子，燕雀各有随。与子为夫妇，五年三别离。儿女岂不怀？母老妹已笄。父子各从母，可喜亦可悲。关河万里道，子去何当归？三岁不可道，白首以为期。

妻子别离次数如此之多，地方如此之远，又归期难卜，其情之所不能堪，可以想见。又《别三子》云：

有女初束发，已知生离悲，枕我不肯起，畏我从此辞。大儿学语言，拜揖未胜衣，唤爷我欲去，此语那可思！小儿襁褓间，

抱负有母慈，汝哭犹在耳，我怀人得知？

诗写三个儿女离别时的情态，作者当之，何以为怀！我们不是从中可以听到呜咽之声吗？卢文弨《后山诗注跋》指出，后山诗“境皆真境”，“情皆真情”，“醺醺乎有醇味”，他为妻子离别写的诗，不更见得是如此吗？

后山受杜甫、山谷影响的诗随处可见，如：

巴山通归使，妾孀且旧居。深知报消息，不敢问何如。身健何妨远，情亲未肯疏。功名欺老病，泪尽数行书。（《寄外舅郭大夫》）

信使来报消息，本是可喜的事，却又怕问，写诗人得到郭书的矛盾心理，曲尽其妙。这显然是从杜甫“反畏消息来，寸心亦何有”化出。通篇“情真格老，一气浑成”，纪昀早有定评了。《宿齐河》云：

烛暗人初寂，寒生夜向深。潜鱼聚沙窟，坠鸟滑霜林。稍作他方计，初回万里心。还家只有梦，更着晓寒侵。

诗写仕不得已的心情，夜不能寐，连还乡梦也做不成，想见其辗转反侧之苦。意思沉着，笔墨苍老，置之杜集，可乱楮叶。《咸平读书堂》，为朱智叔而作。其中写儒生入仕后，不再从事文墨，一味谄媚权贵，独朱智叔与之异趣，为官不为所缚，诗书自娱，心境萧闲，而为政不扰，人民得遂其生。遣词措意，颇近山谷。《宿深明阁二首》其一云：

窈窕深明阁，晴寒是去年。老将灾疾至，人与岁时迁。默坐元如在，孤灯共不眠。暮年身万里，赖有故人怜。

这是怀念山谷之作，感情真挚，语意深切。五、六句写闭眼默念，宛与山谷相接，定睛之后，才知道独个儿对着孤灯，真是一篇的警策，纪昀称之为“后山独造”。《除官》云：

扶老趋严召，徐行及圣时。端能几字正，敢恨十年迟？肯着金根谬？宁辞乳媪讥？向来忧畏断，不尽鹿门期。

后山除秘书省正字，作此诗。中间两联用了三个典故：一、刘晏除秘书省正字，明皇问他，“正得几字？”二、韩昶为集贤校理，史书上的金根车他都改为金银车。三、何承天除著作佐郎，年已老，其他佐郎都年少，荀伯子戏呼之为媼母。三典用得精切，第三句尤天然巧合，得未曾有。试与山谷《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》比照一下，可以看出彼此之间的关系。

总之，后山诗取径于杜甫、黄山谷，深有所得，但不为他们所囿，能自成家数。诗的风格多样化，而最为突出的是清淡峭拔，在江西派中居于很重要的地位。

谢逸与其弟谢薖世称二谢，但诗歌成就弟不如兄。惠洪《冷斋夜话》称山谷读逸诗，许为晁无咎、张耒之流。他的《题王方之大裘轩》写冬天早晨太阳光射入东窗之后：

薰然四体和，恍若醉春醪。此法秘勿传，不易车百辆。

这是暗用《列子·杨朱》篇所载宋国田夫负日之暄，欲献于其君的典故而变化出之。然后入大裘轩，轩亦东向，方之于此取暖。结语说：

但观名轩心，人人如挟纊。

用不着照太阳，观轩名就好像暖被四体，这对方之这个穷人来说，无异画饼充饥。如此言穷，真是别开生面，入木三分。《豫章别李元中宣德》写他与元中初相识于洪州，而赞元中学道得其要，但因仕途贤不肖倒置，故思隐退，而作者仍以大用期之。最后以元中来访作结，盖二人行藏虽不同，而交谊则深。中间“老风垂头噤不语，古木查牙噪春鸟”二句，极为山谷所赏。“向来闻道涉多歧，只今领略归玄妙”二句，也是化用山谷的“八方去求道，渺渺困多蹊。归来坐虚室，夕阳在吾西。”《寄徐师川》中间二联云：

相望建业只千里，不见徐侯今七年。江水江花同臭味，海南

海北各山川。

写与徐师川离别之久，二人气味相投，而江山远隔，何以为怀！显然可以看出上联与山谷“舞阳去叶才百里，贱子与公皆少年”之间、下联与山谷“春风春雨花经眼，江北江南水拍天”之间的关系来。通篇造语措意，警拔超俗，亦于山谷为近。谢逸曾作过《胡蝶诗》三百首，传诵一时，人称“谢胡蝶”。

洪朋、洪刍、洪炎，都是山谷的外甥，并受教于山谷，山谷称朋“笔力可扛鼎，他日不无文章垂世”（《书旧诗与洪龟父跋其后》）。人或以朋诗酷似其舅许之（周紫芝《书老圃集后》）。如《送谢无逸还临川》，意深格老，得力于山谷，句法亦往往似之，“春来入诗垒”，学山谷“秋来入诗律”；“平生六艺耕”，学山谷“把笔耕六籍”，至如“起予虞帝韶，和汝秦人缶”，属对精巧，更是山谷的作诗法门。《宿范氏水阁》云：

枕水啻疏棂，云扉夜不扃。滩声连地籁，林影乱天星。人静鱼频跃，秋高露欲零。何妨呼我友，乘月与扬舲。

诗写夜宿水阁的耳闻目见，人静物呈，独揽其妙，“林影乱天星”，着一“乱”字，真写活了。据《王直方诗话》，他的《独步怀元中》第三句，原作“琅玕严佛界”，山谷改为“琅玕鸣佛屋”，与下句“薛荔上僧垣”，一动对一静，又“鸣”字与第五句“时雨”相关联，改得多好。从这里可以知道洪朋平日从山谷那儿得到的教益。

洪刍在三洪中，据《后村诗话》称，“诗尤工”。如“关山不隔还乡梦，风月犹随过海身”一联，陆游极为欣赏（见《老学庵笔记》）。《次山谷韵》云：

宝石峥嵘佛所庐，经宿何年下清都？海市楼台涌金碧，木落
 瞻户明江湖。千波春撞有崩态，万栋凌压无完肤。巨鳌冠山勿惊

走，欲寻高处吐明珠。

这是次山谷《题落星寺四首》中第二首韵的。诗也写得兀傲可喜，但模仿山谷原作的痕迹极为明显，声价大减。李彭这样赞他：“谁谓涪翁呼不起，细看宅相方能追。”（《用师川题驹父诗卷后韵》）其实，洪刍的诗，学山谷仅能得其仿佛，“能追”的话未免溢誉了。

洪炎也被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称为“受诗法于庭坚”，“诗酷似其舅”。《次韵公实雷雨》云：

惊雷势欲拔三山，急雨声如倒百川。但作奇寒侵客梦，若为一震静胡烟。田園荆棘漫流水，河洛腥羶今几年？拟扣九关笺帝所，人非大手笔非椽。

诗写雷雨之迅猛，作者因此触发对中原沦陷的感慨，幻想藉这场雷雨把胡尘扫个干净，表现了他的爱国思想。

惠洪是个诗僧，与东坡、山谷交往较多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说他的诗“出入苏黄之间，时时近似”。陈善《扞虱新话》称他曾诈学山谷作诗赠他，中有句云：“韵胜不减秦少觴，气爽绝类徐师川。”师川见了，以为真山谷作，就把它收在《豫章集》里。他这种行径，自然要遭到物议，但也表明他平日对山谷诗揣摩之深。《次韵天锡提举》开头六句云：

携僧登芙蓉，想见绿云径。天风吹笑语，响落千岩静。戏为有声画，画此笑时兴。

写天锡游山之际，与同行僧笑语取乐，把它收拾入诗，兴会淋漓之状，宛然纸上，可谓妙语解颐。《读和靖西湖诗戏书卷尾》云：

长爱东坡眼不枯，解将西子比西湖。先生诗妙真如画，为作春寒出浴图。

说东坡诗以西湖比作西子，具有慧眼，而林和靖诗则是以西湖

比作西子春寒出浴图，真是巧于形容，能见人见不到处。《次韵孙先辈见寄二首》其一云：

从来佳句出寒饿，太白飘零子美穷。箸下万钱如有意，作诗遣兴不须工。

说太白、子美的诗皆穷而后工，假使富而至于箸下万钱，宁可工诗了，这是为诗人陷于贫困境地抱不平的有激之言。

徐俯是山谷的外甥，山谷极称之，在写给他的信里说他的诗“辞皆尔雅”，自东坡、少游、后山死后，作“颍波之砥柱”。诗也深受山谷影响，他的“平生功名心，夜窗短檠灯”，就像山谷语。但他不甘居山谷门下，周辉《清波杂志》称有人赞见他，说他的诗渊源于山谷，他读之不乐，答以小启道：

“涪翁之妙天下，君其问诸水滨；斯道之大域中，我独知之濠上。”《江西诗社宗派图》列他的名，他又说：“吾乃居行间乎？”从实说，诗受了山谷的影响，却一口否认，只表明他好自大。

当然，徐俯的诗还是有成就的，吕本中评价相当高：“江西人物胜，初未减前缘。公独为举首，人谁敢比肩？”（《徐师川挽词三首》其一）这说人品，也包括着诗。如《陪李泰发登洪州南楼》云：

十年不复上南楼，直为干戈作远游。满目江湖春入望，连天章贡水争流。青云聊尔居金马，紫气还应射斗牛。公是主人身是客，举觞登望得无愁？

李泰发在对待金人侵略的问题上是主战派的中坚人物，但为得势的主和派所压抑，外放作地方官，作者为之不平，正表明其爱国立场。诗前半写景，一片雄浑气象。后半言情，为李泰发受排挤而感慨。

韩驹是江西派中继陈后山之后的杰出诗人，在当时颇负盛

名，居于盟主的地位。汪藻知抚州时，他也住在那里，曾这样敬佩他：“承作者百年之师友，为诗文一时之统盟。何幸余生，获陪胜会。载酒而问奇字，将每通于扬雄；登楼而赋销忧，愿少留于王粲。”（《知抚州回韩驹待制启》）王十朋也推崇他说：“近来江西立宗派，妙句更推韩子苍。……皁生幸脱场屋累，老境欲入诗门墙。古诗三百未能学，句法且学今陵阳。”

（《陈郎中公说赠韩子苍集》）

韩驹早受知于苏轼，辙有诗赞他：“我读君诗笑无语，恍然重见储光羲。”（《题韩驹秀才诗卷一绝》）他的诗“淡泊而有思致，奇丽而不雕刻”，周紫芝这个评语就说明了他与储光羲的关系。但他与徐俯游，也接受了山谷的影响。可是吕本中引之入江西诗派，他颇不乐，说“我自学古人”。事实如何呢？方回《瀛奎律髓》说：“宣政间忌苏黄之学，王初寮阴学东坡文，子苍诸人阴学山谷诗耳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则说：“驹诗磨淬翦裁，亦颇涉豫章之格，其不愿寄黄氏门下，亦犹陈师道之瓣香南丰，不忘所自耳，非必其宗旨之迥别也。”我想，这两种情况是兼而有之的。他的《某顷知黄州，墨卿为州司录，今八年矣，邂逅临川二首》其二云：

盗贼犹如此，苍生困未苏。今年起安石，不用哭包胥。子去朝行在，人应问老夫。髭须衰白尽，瘦地日携锄。

他闲居抚州，日以锄地为事，还念念不忘国家。金兵的猖獗，使老百姓不得安生。今年起用主战派首领赵鼎，他寄以深切的期望，预计时局将有转机，故精神为之一振。《抚州邂逅彦正提刑，道旧感叹，辄书长句奉呈》云：

忆在昭文并值庐，与君三岁侍皇居。花开辇路春迎驾，日转蓬山晚晒书。学士南来尚岩穴，神州北望已丘墟。愁逢汉节沧江上，握手秋风泪满裾。

写他和张彦正今昔离合之感，抚州的会合，相与慨叹中原在敌人铁蹄蹂躏之下，涕泪纵横，充分流露出爱国思想。《和李上舍冬日书事》云：

北风吹雪昼多阴，日暮拥阶黄叶深。倦鹊绕枝翻冻影，飞鸿摩月堕孤音。推愁不去如相觅，与老无期稍见侵。顾藉微官少年事，病来那复一分心。

诗的前四句写风雪飘洒，鹊鸿夜间不得安眠，作者目击这种凄凉景象，情绪黯然。后四句接着写愁，正值老病相兼，于投闲为宜，然意中亦不自聊，倦鹊飞鸿，无异为自己写照。“推愁”一联，意境句法殊为别致，具见匠心。这诗在当时已为侪辈所盛推，李彭就有“平生黄叶句，摸索便知价”（《建除体赠韩子苍》）的话。《题申居士雪溪图》云：

雪溪居士买山图，碧玉峰前碧玉湖。中有一丘容我老，暮年居士肯分无？

雪溪是名胜区，附近有碧玉峰与碧玉湖，更添山水之美。作者见图而欲与居士偕隐其地，申以问之。笔致清新，余韵悠然。

从上述诸诗，山谷的影响隐约可见，但主要是有着作者自己的面貌。周必大《省斋文稿》说：“陵阳先生与徐东湖游，遂受知于山谷。晚年或置之江西诗社，乃曰‘我自学古人’，岂所谓鲁一变至于道邪？”这里指出韩驹始于学山谷，终于与之离，其为诗诗历程，正是如此。

晁冲之在绍圣之初，群从多挂党籍，于是绝意仕进，遁迹具茨之下，遇事兴感，形之吟咏，无埋怨危苦之辞。

他曾游陈后山之门，自谓“我亦曾参弟子行”，“九岁一门生”，故诗受后山的影响。《感梅忆王立之》云：

王子已仙去，梅花空自新。江山余此物，海岱失斯人。宾客他乡老，园林几度春。城南载酒地，生死一沾巾。